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拾輯·拾壹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拾輯・拾壹冊目錄

餘年間話四卷〔清〕葉良儀撰

一

娜如山房說尤二卷〔清〕王灝撰

九七

高奇往事十卷〔明〕何鏜輯

二四三

海涵書鈔七卷〔清〕李大誥輯

四二九

續同書二十四卷〔清〕福申輯

五三三

〔清〕葉良儀撰

餘年閒話四卷

清康熙四十五年葉士行三當軒刻本

齊安旅人著

周易翼義印出

餘年閒話

紙無破損
字不差謬

三當軒藏板

序

人生只忙迫一場。便休。孰知閒中氣象。之適。滋味。之佳。者。惟年當垂暮。利名之關。已透。競勝之。年少。裏。舉業。詞章。之技。漸拙。廢。閒。年。而。不肯。自閒。者。居多。衰邁。如余。心。愛。閒。而。身。不。得。閒。身。亦。閒。而。心。未。放。閒。每。自。悔。恨。近。讀。葉。子。餘。年。閒。話。嘆。羨。之下。不。禁。愧。悔。之。轉。你。矣。葉。子。年。六十。一。即。知。為。年。之。餘。余。叨。長。二十。春秋。尚。不。憬。然。於。年。之。已。餘。愧。悔。者。一。葉。子。能。以。應。舉。文字。及。詩。古文。詞。一。切。告。罷。余。雖。不。應。舉。每。為。人。作。嫁。裳。詩。古文。詞。猶。應。酬。有。此。愧。悔。者。二。葉。子。豈。不。出。限。門。外。事。不。聞。余。力。難。容。食。未。能。對。絕。世。務。

愧悔者三葉子學問淹博後言不研疑字不析
余亦間有纂述而議論未允當見後未起卓言
以問世愧悔者四愧悔深嘆美愈切子朱子曰
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
得恁地葉子之六十一歲即子朱子之六十一
歲也子朱子曰只商量學子時文此是一厄過
此一厄又去理會酬應之詩篇古文亦是一厄
湏是打得破方得葉子之一切告罷即子朱子
之打得破也子朱子曰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
書簡中却覺有進步意又曰心不耐閒此是大
病晚子朱子意不特欲閒于境直是欲閒於心
葉子其庶幾乎子朱子曰格物是大學最初用

功而所以窮至事物之理屬訓葉子所話凡天
地古今之所具經子史釋之所致是非理欲之
裁成取得失之放一、據其心裁衡以特談之
不為闕世教者不從人情事變工體驗得來子
朱子窮至物理之學誠多吞焉一歲中已得若
千條將來歲之增也言涯則話之多也亦言既
洵足輔世長民垂為不朽之書嘆美焉矣已耶
此帙郵至時適讀子朱子集急輟卷披閱一過
篝燈殆竟故因以朱子相勉并道余所愧悔有
如此蓋不啻西窗夜雨共君一夕矣庸此丙戌
冬日平江息園學者蔡方炳九霞氏序



自序

餘年者何從來曆日後紀年以六十歲爲斷過此則所生之年不存焉余生前乙酉今年六十有一矣故自餘也話者何余幼治制舉藝日作應試文字及長習爲詩賦古文詞應酬贈答無寧畧今早衰善病血枯心短一切告罷惟舌尚存譚可不倦故曰話也話而曰閒者何余自足蹇蹇蹶不能一出戶限門外之事皆未聽聞惟是二三老友或蒙過存一堂子姓有所質問知則必言疑無弗析雖風發泉湧議論橫生然不及 朝政不言閨閫不評時賢不語神怪故曰閒也一年之內自春入夏疾作杜門深秋稍愈時時見客兒子士行從傍竊聽退而錄之及歲杪已成四卷而欲請余爲序余睨而笑曰有是哉老人嘮叨錄之何益汝將以是問世耶吾恐大人先生屏棄弗視或者田夫野老披暑風而曝冬日挾一編以當兔園冊乎容有之乎如以爲芻蕘之言聖人亦必擇焉則

非余所敢知矣

康熙乙酉冬十二月庚戌休寧葉良儀題于所居之三當軒中



閒話

自序

閒話

自序

餘年閒話目錄

卷一

計七十條

卷二

計六十條

卷三

計六十條

卷四

計四十九條

計四十九條

餘年閒話卷一

齊安旅人葉良儀字周著

海陽同學程功又鴻評

同里

汪任悅未訂

汪任思

世人多喜羅念庵警世詩。沈蓮池七筆勾。以為曠達之言。不知若盡如蓮池勾。却不五十年。世界人種絕矣。至念庵詩。除却有人問我修行路等句。為儒者所不道。他如一家飽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冤。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黃金不是千年業。紅日能銷兩鬢霜。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猶如螳捕蟬。各聯皆閱歷世故。保惜身命之言。讀者誠能尋繹其旨。未必非熱腸中。一服清涼散。不可以其混于墨而棄之也。

前明大統曆。一依元郭守敬算法。每一氣大約合十五日。二時零五刻。今時憲曆則不然。夏至前後六氣。常不止此數。冬至前後六氣。常不滿此數。不知是何算法。然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必三百六十五日零。

三時卒莫能易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不及天一度。故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日所躔之度與今歲同此氣。歲五日零三時也。月之行比日遲一晝夜止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至二十九日半。過行二十九度一分四之一。則趕上日所行之度。而與日會為合朔。此朔虛之數也。皆不足六日。古人云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蓋舉成數而言。

年開諸

卷一

二

古人之文疎枝大葉不屑拘拘如書經云。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易繫辭傳云。五歲再閏。皆舉成數而言。其實五歲不能再閏也。按曆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爲一月。每歲餘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七分。合五歲共餘五萬一千一百三十五分。三歲一閏。除却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若五歲再閏。尚少四千三百八十三分。故必到十九歲總共七閏。

然後無餘分耳。此亦不可不知。

人情好諛。賢者不免。憶吾亡友孫雷溪嘗曰。人諛我者。雖明知其假。心亦甚喜。此真實心之言。如丙吉漢之賢相也。因陳萬年間疾。獨留昏夜方歸。遂與于定國杜延年同薦。況他人乎。惟唐太宗常憇一樹下。言樹之佳。宇文士及遂譽之不止。太宗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知爲誰以今觀之。殆汝是也。卓哉英明之主。勝于丙吉遠矣。

年開諸

卷一

三

老成之人其慮周詳最善謀事而未免畏事。少壯之人其氣英銳最喜任事而多至僨事故一事之來必先與老成謀之。然後令少壯任之。雖有不濟者寡矣。但謀定之後少壯者務一一依之而行。不可嫌其持重。因而中變。致生他釁。而老成之士非讀書明理。熟識時務者亦不足與謀也。

司馬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以才智言。非關名位也。故山林隱遯之士其籌時經濟有高出于廟

堂鉅公之上者。如漢末張處虛帶索見張溫。陳祖道平樂座執常侍之策。使司徒從之。無召董卓之亂矣。隋末徐鴻客致書李密。有執取獨夫號令天下之說。使唐初諸公見及此。無立隋禪唐之失矣。余每見士大夫。嘗恃其名位。稍有建樹。便沾沾自喜。以爲一世才智皆出其下。是真不知深山窮谷中。尚有人笑倒也。

同邑杞孺查先生。語言妙天下。最喜宋儒鑑斷。常

餘年閒話

卷一

四

語余曰。宋代諸儒。每不肯設身處地。審時度勢。惟好自憑臆見。輕議前人。如自古名賢端士。除孔子不敢置駁外。餘無有不遭其吹索者。一時同人聞此言。皆大笑以爲然。然余觀論語。請討陳恒。章朱子集註。圖外所引胡氏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伊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由此言觀之。是亦有不滿孔子之詞矣。獨不思孔子是時。乃一年老致仕之大夫耳。無位無權。有何師旅卒徒之可發。乎其被圍于

陳蔡也。必待楚師之迎。其相會于夾谷也。先請其左。右司馬至三都之墮。且有師旅之可令矣。而孟氏不肯墮。則亦無如之何。夫聖人亦人也。豈如釋氏所稱。哪吒八臂。能從雲中伸手。執縛陳恒而誅之耶。若自犯不由君命。擅行征討之罪。更無論矣。如胡氏此等苛求之論。宜查先生之厭之也。

英雄氣概。自與衆人不同。如劉先主爲平原相。不過如今之令丞耳。而孔融遣太史慈獨向之請救。先主

餘年閒話

卷一

五

曰。孔北海亦知人間有劉備耶。陳元龍置身百尺樓上。目中無人。乃曰。英姿傑出有帝王之畧。吾敬劉玄德。是先主之英雄。人知之久矣。惟英雄識英雄。豈曹孟德獨不知之。即先主亦必識孟德之知之。故于兵敗歸曹之日。恐其疑已。特閉門種蕪。蓄菜欲以自掩。此詐也。非真也。及聞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之言。不覺大驚失箸。蓋以其既知已爲英雄。則兩賢相配。必見圖耳。此則真也。非詐也。後之讀者。反以種菜爲真。

失箸爲詐誤矣

塚中枯骨何足介意。此因先王四世五公之語。言所稱者已是枯骨。與斷輪對齊桓公云。其人骨已朽矣。之語同。非以此罵袁術也。若袁公路豈愛國忘家者耶。乃譏之耳。觀其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云云。可見全在本人之才智。至于先世簪纓。雖盛其死已久。更何足恃乎。余每見宦家子弟。不自樹立。而好稱門第。以自矜其不爲孔文舉之所笑者。幾希。

天道深微。人所難測。無論私習有禁。卽任人學而精之。亦無益也。余按蜀書載杜瓊精于乾象。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又攷北史載魏高允精于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之所答。亦與瓊同。且曰。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卓哉。公之見。可謂善言天矣。彼董仲舒以大儒下獄。而况

烹房張裕之徒乎。

向子平曰。吾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未知死何如生耳。余思子平殆未讀左傳者也。左傳載晉范文子因鄆陵之勝楚。魯叔孫舍因意如之逐君。皆使宗祝祈死。夫以卿大夫之貴。坐享華膳。而恐身罹禍患。不願有生。則生果有不如死之時矣。且不特此也。西漢終子雲早卒。人皆惜之。楊子雲老而不死。遂有投閣之事。使其僅如終之年。何至爲莽大夫貽譏萬世。

耶生不如死于斯益信。

世稱戰國四君好客。春申牽入者也。其人與客俱不足道。至三君之人品相懸。客亦大異。孟嘗之品爲最下。故其客如鷄鳴狗盜。且置不論。卽馮驩之市義營窟。亦止爲孟嘗計。不爲齊國計也。平原庸碌之資。雖好客而不能知人。向非毛遂自薦。則隨行入楚之十九人。亦何能定合從之計哉。信陵人品既迥出尋常。而又知人善納。故其客如侯嬴朱亥。能佐之救趙于

前毛公薛公能勸之歸魏于後固皆有功宗社有關
名教矣而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又有諫公子勿驕若
自功之一客則更儼然賢人君子之流也但惜其姓
名不傳耳嗚呼惟其姓名不可得傳所以高于戰國
之客也歟

春秋戰國之士好俠輕生不肯欠人一死如晉鄙頗
兵境上奉命勿進本無死罪也自竊符之計成而朱
亥之椎擊矣故侯嬴之自刎非送公子也償晉鄙耳

卷一

九

荆軻游于酒人和歌燕市亦無死法也自轉薦之言
入而秦廷之劍及矣故田光之自刎非明不洩也償
荆軻耳至于程嬰杵臼共議保孤與死之難易而杵
臼願任其易則嬰功成之日可無死也乃猶必以死
報之豈不更出侯田兩人之上哉余謂楚平當日欲
殺伍奢父子因名員尚兄弟二人亦議歸死報仇難
易而尚願從父死猶之杵臼也使員覆楚鞭尸之後
如嬰自刎以下報其怨何至他日齒夫差之劍耶惜

其未見及此也

同一進德修業也無所爲而爲之是天理則爲君子
有所爲而爲之是人欲則爲小人此乃先儒勘入心
坎中盡頭語有志聖賢之學者不可不刻刻嘗自提
醒然以此律人則爲君子者鮮矣試問近代天下之
學人有一無所爲者乎余謂人固不能無所爲但當
問其爲名耶爲利耶若爲利卽是貪圖富貴之鄙夫
其爲小人固無可疑若爲名則思有所建樹傳于後

卷一

九

世猶不失爲有志之士尚可附于君子之林也

余常入鄉塾見所讀宋真宗勸學文如書中自有千
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等語明明以富貴誘人其見
識淺鄙固無足怪若韓昌黎一代大儒名高山斗而
其詩亦有日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
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夫以學而徒
博公相潭府之姑尙安望有真人品真事業乎元許
衡先生七歲就塾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科

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驚。以是知子弟天性。原未
常不佳。太多。因此等詩引誘。壞却也。

堪輿之術。世傳以爲起于郭璞。青囊經。而不知非也。

余觀篤公劉之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書經載成

王欲營洛邑。使召公相宅。周公卜澗水東。漚水西。又

吳越春秋。越絕書。所載建築城門方向。時日甚詳。則

知三代之前。久有其術矣。然或以爲此陽基也。余又

歟。晉羊祜人相其祖墓。有天子氣。祜懼而鑿之。相墓

者曰。雖不出天子。猶當出折臂三公。後祜墮車折臂。

果如其言。此則陰地也。事在郭璞前。則知其術流傳

甚遠。或至景純而更精耳。

堪輿之說。以爲不足信耶。則陶侃之牛眠。李勣之雀

哀。吉凶不爽。以爲盡足信耶。則吳越沿習蠻俗。至今

尚有水火葬者。不聞其子孫之斬絕也。余攷朱文公

在饒州日。嘗爲人葬一吉地。後官南康。偶經其處。登

山復視。問居民其家發否。居民言此地係朱公所打。

法當大吉。無奈其家累世不善。今尚未發也。文公乃

嘆曰。此地不發。則無地理。此地若發。則無天理。以此

言觀之。人之欲卜吉壤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亦有地已得氣。而卒至禍敗者。如唐黃巢祖墓。掘之

得一桶。中有黃腰獸及一劍。其獸見人。觸劍而死。巢

由此覆沒。明李自成祖墓。巡撫喬年注公密檄縣令

掘之。開棺見一龍。鱗甲已徧體。但缺雙睛。奮起向日

隨退入棺。令遂斬之。自成亦由此敗亡。夫以塚中骸

骨。變而爲獸。爲龍。可謂得氣之甚矣。使其不反叛凶

暴。荼毒生靈。則發祥昌熾。未可量也。乃恣行殺戮。致

十天譴。不惟喪身滅族。併墓亦不能保。縱暫得氣有

何益哉。

拆字占斷。乃六壬數中之一。精其術者。向推宋謝石

其隨口奇中。不能殫述。但以奸相肆毒之際。太阿倒

持。而于高宗春字之間。對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可

謂不避凶焰。能執藝事。以諫者矣。雖因此櫻槍之怒。

遺成喪軀。然傳于後世。死有餘榮。明逆奄魏忠賢。殺戮正人。窺竊神器。有鄭仰田者。亦精于拆字。奄聞召。罵指四字。以占左右失色。仰田隨應曰。國中一人也。奄大喜。仰田出謂人曰。因則誠四也。吾詭詞以逃死。夫。預知奄之死。于自縊。術固不下于謝石。而骨去石遠甚。

來高人志士愛之者不同。然皆有所寄。之于蓮。陶彭澤之于菊。一則取其處汙。

色香澹

所南二處

井田

井田。古之田屬官。今之田屬民也。奪彼與此。勢固不能然。西北土曠人稀。獨不可招流亡之衆。計口授地。令之開墾。界爲世業。以稍紓東南之漕輓乎。封建之

不可行。恐蹈漢七國。晉八王之故轍耳。然金興定中。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議者謂宋人以虛各

本。有山東。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方張之激。使元十餘。封建之力。

見其胸襟之不同矣。至于。安知非僕耶。此是

風傾服如虬髯客。一見氣沮。遠避扶餘。李密歸唐。初見高祖。猶自蹇傲。及見太宗。遂嘆爲英王。使無籠罩。

一世之氣樂亦安能屈折當時之智勇若是耶。從來草竊起事亦必乘朝廷之隙有所藉口而後可以煽動從亂之心如唐黃巢之入長安也使尚讓曉諭市人曰黃皇爲生靈舉事不似李家不惜汝輩。宋方臘之反睦州也先激怒諸惡少以賦役繁重花石靡費及歲賂百萬皆東南膏血使之憤憤然後部署起兵以誅朱勔爲名明李自成之擾亂中原也先使間諜布謠言于州郡曰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故所向皆降無與敵者夫使朝廷于平時能輕徭薄賦安靜不擾一遇凶荒卽捐租賑粟無令失所雖有桀黠奸徒亦何能乘隙而倡亂哉。知已知彼百戰百勝卽草竊起事亦然方臘之告惡少曰東南之民苦剝削久矣花石之擾尤所不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

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調集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皆曰善遂募兵十五萬破六州五十二縣當臘殘睦歙二州時監司尚不以實聞惟知鎮江府毛友節次馳奏宰相方主應奉事而本路使者皆朱勔客反怒其張皇卽罷友爲宮觀以虞奕代之朝廷內外官僚舉動皆爲螳賊所預料豈不可笑。春秋列國卿大夫皆以世官故賢人君子往往沉屈下僚如簡兮之碩人執箒秉翟而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已爲可惜况當時樂工若師曠論衛人之出君師慧譏宋朝之無人其正言微諷深中君相之病列國卿士罕有其匹矣又禮經所載晉人之覲宋者因子罕哭陽門介夫而民悅遂告其君以宋不可伐後世偵探之士縱能得敵情虛實而有深達治體之識見如是乎觀此數端大才小用千載而下猶令人爲之三歎。

世治則天不死。善人世亂則天不死。內人古嘗有是言。亦實有是事。丙吉病甚。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其子孫。非其死病也。此善人不死也。人有言。宰嚭死者。孔子曰。天之生嚭。以亡吳也。吳不亡。豈將無死。此凶人不死也。由此推之。使天而祚蜀漢。則武侯不死于渭水矣。使天而祚北宋。則宗澤不死于汴梁矣。故天之欲亡人國也。必先使其忠臣義士正人君子。死亡殆盡。而多留庸軟諂諛貪邪。刻之徒。

金華閣話

卷一

七

以傾覆之。觀西漢北宋前明之末造。非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乎。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此雖古諺。實乃至言。余聞之故老云。前明例于冬至。決囚上江各郡。應決者齊解赴巡按衙門。收太平府獄中。先一夕設酒饌給之一囚。涕泣語獄卒曰。我恨甚。卒曰。汝冤耶。曰。非也。卒曰。如此則自作自受。復何所恨。曰。恨吾母耳。卒曰。生身之母。豈可恨耶。曰。吾五歲時。見吾母買花釧。吾暗偷貨。

郎担上剝壹包。吾母大喜。稱為伶俐。吾因此屢偷市上物。歸母必喜悅。既而稍長。遂為竊盜。既而夥劫。遂為大盜。今之引首就戮者。皆吾母所致也。吾是以恨。嗚呼。嬰孩之際。心志未定。耳目未染。一言先入。終身不忘。使乘此時教之以正。何至貽後日之咎哉。此孟母三遷所以推千古之善教也。孫武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指賢而才者言之。耳。若強桀悍。勃陰泥巧。狡之將。使非君相善御。則養。

金華閣話

卷一

七

癡。秦虎馴至于跋扈。飛揚為國大害矣。顏真卿策僕固懷恩曰。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懷恩將士皆郭子儀部曲。陛下何不以子儀往代。必相牽而歸。上從之。子儀到河中。懷恩北走。餘衆悉歸劉闢之叛也。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致生事。杜黃裳固勸不赦。專委高崇文討之。崇文素憚劉。黃裳使人謂曰。闢之不克。將瀕實汝代。崇文遂力戰擒闢。由此觀之。廟堂大臣有如真卿。黃裳之善御。則邊陲。

之問。可收臂指之效。豈可不視將之能否。而槩執不御之說。以求勝哉。

人之有才。患無知己。若果遇知者。雖不愛而忌。亦所甘心。然秦養其身。非真愛也。誣毀其文。非真忌也。武則天讀徐敬業詩。已檄問左右曰。誰所作。或對曰。駱賓王。則天嘆曰。人有此才。而不見用。宰相之過也。此真愛者也。李文饒素惡白樂天。帝欲用為翰林。文饒力沮。而轉薦白敏中。然常屏香山詩。不見。日見便當愛之。此真忌者也。夫天生才。何代蔑有。悠悠泛視。誰能知之。非惟求真愛人。不可得。卽求真忌人。亦不可得也。噫。

神仙富貴二者。皆人所羨慕。然富貴之極。至帝王止矣。而秦皇漢武。猶欲為神仙。至竭天下之物力。招致方士異人。入海訪求。築臺候望。經年累歲。莫一遇而終不可得。是富貴之不如神仙。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必然也。唐小說載李林甫少時。一道人見而奇之。携

入名山中。嬉遊累日。問之曰。汝欲在此洞府作神仙乎。欲在人間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乎。林甫應曰。願作宰相。道人愕然。嘆息遂送之。歸夫宰相之富貴。又不及帝王遠甚。况神仙乎。而林甫乃棄彼取此。吾不知其是何肺腸矣。

世間可憎之物。莫過于鼠。凡服飾器玩。古今名畫。最貴重者。一遭其溺。流齒齧。頓令減價。故人人見之。咸欲立殺。然亦有足錄者。常聞有人晨起着靴。已穿其

左方。欲提取其右。忽見牆穴中一鼠走出。拱立不去。其人怒甚。環顧身傍。更無他械。遂執手中靴。擊之。靴中一蛇墮地而走。向非鼠之拱立。若候伸足入靴。定遭毒噬矣。鼠能救護主人。其功亦不可沒也。經云。愴而知其善。其此之謂乎。

從來言者。以帝王之學與儒生不同。余謂儒生之學。有二種。其一亦與帝王同。何也。帝王之學。不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已矣。儒生幼而誦習。原欲得時行